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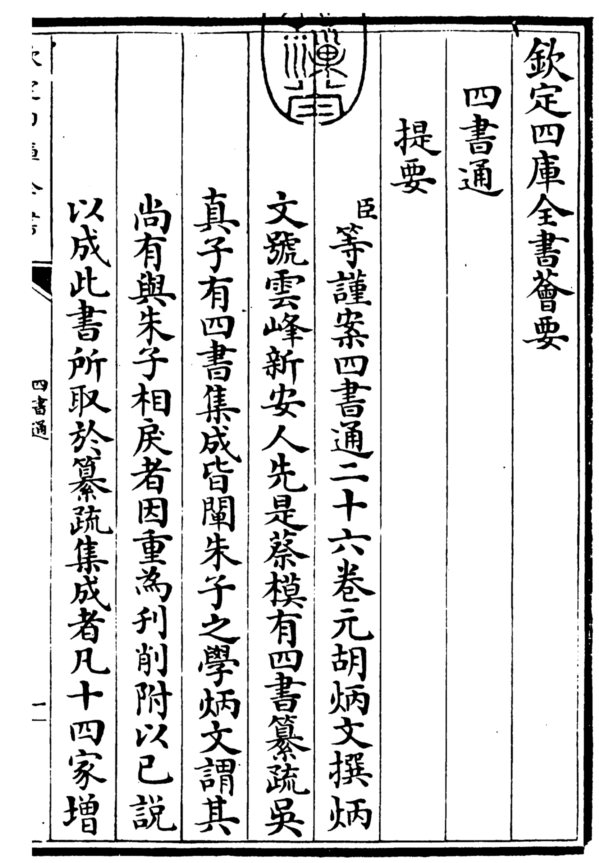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通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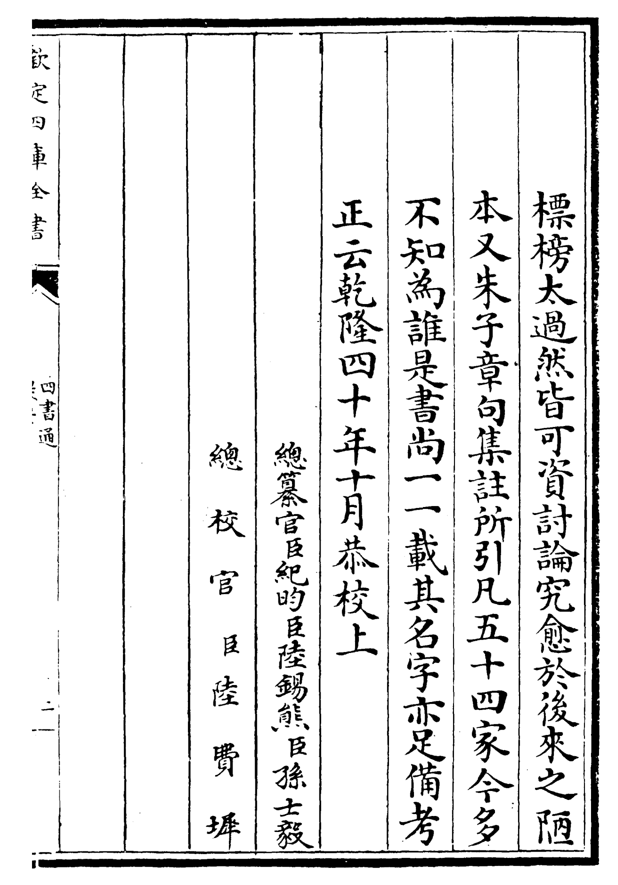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四書通

提要

臣等謹案四書通二十六卷元胡炳文撰炳文號雲峰新安人先是蔡模有四書纂疏吳真子有四書集成皆闡朱子之學炳文謂其尚有與朱子相戾者因重為刊削附以己說以成此書所取於纂疏集成者凡十四家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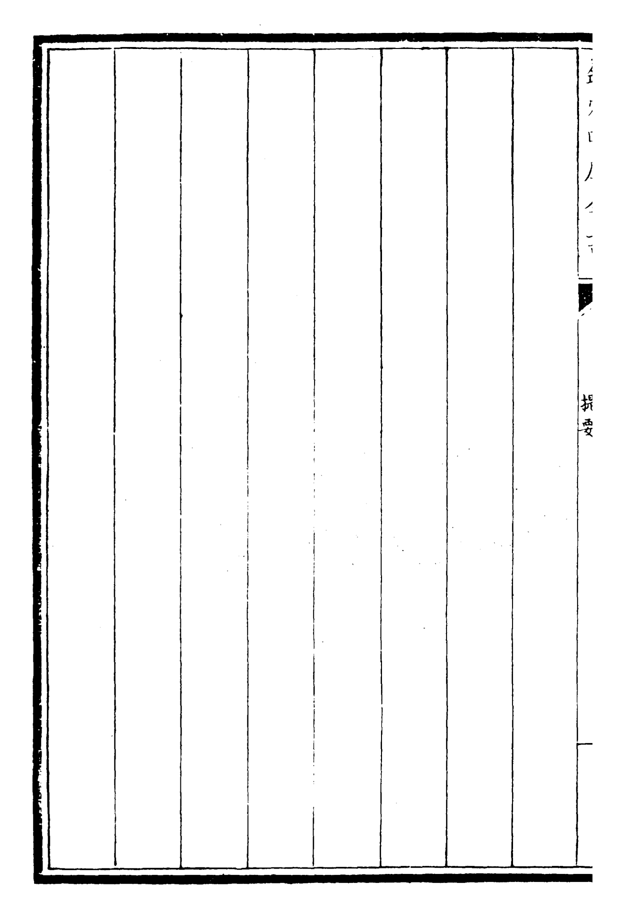
於二書之外者又四十五家自序云會其同而辨其異會之不失其宗辨之不惑於似已盡著作之意矣觀其凡例於一字之筆誤及刋本先後之差別悉加考正則用心亦勤且審也泰定間有張存中者賫此書鐫於建陽又作四書通證以佐之稱四書至集成而理晦雲峰去其晦而取其明則理通箋義出而事繁已去其繁而存其簡則事亦通雖不免



標榜太過然皆可資討論究愈於後來之陋本又朱子章句集註所引凡五十四家今多不知為誰是書尚一一載其名字亦足備考正云乾隆四十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四書通序

四書通何為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奥而本之皆彛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

未易謂之窮理也余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矣乎未也獨惜乎䟽其下者或泛或舛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余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余不敢自謂能通乎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余之所深冀也泰定甲子九月旦日新安後學胡炳文序

四書之學初表章於河南二程先生而大闡明於考亭

朱夫子善讀者先本諸經而次及先儒論著又次考求朱夫子取舍之説可與言學矣然習其讀而終莫會其意猶為未善也纂疏集成博采諸儒之言亡慮數十百家使學者貿亂而無所折衷余竊病焉近世為圖為書者益衆大抵於先儒論著及朱夫子取舍之説有所未通而遽為臆説以衒於世余甞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常患其不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雲峯胡先生之為四書

通也悉取纂疏集成之戾於朱夫子者删而去之有所發揮者則附已説於後如譜昭穆以正百世不遷之宗不使小宗得後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為史通通之為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庶無負先生名書之旨云泰定三年良月朔旦巴西鄧文原叙

四書通凡例

一語録凡朱子未定之説與門人傳録差誤及重意者不復出門人姓氏依纂疏例亦不復紀

一集註謂集諸家之註而為之也或融其意或舉其辭字字稱停不可增減令集成復舉朱子以前諸議論是朱子當時猶有遺者也今並不復出或張氏敬夫洪氏慶善諸説有能發朱子之意者間存之

一祝氏以刋於興國者為定本今細考其文義如為政以徳舊本作行道而有得於身祝本作有得於心後本又改作得於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按桐原胡氏侍坐武夷亭先生執扇而曰徳字須用不失訓如得人此物可謂得矣才失之則非得也此譬甚切蓋此句含兩意一謂得之於有生之初者不可失之於有生之後一謂昨日得之者今日不可失之也今必以祝本為定未必先曰得於心而

不失然後改曰行道而有得於身末又改曰行道而有得於心故令不以祝本為定詳見為政以德註下

一纂疏引胡氏曰某之為言某也前無訓釋特發此以明其義愚按德之為言得也政之為言正也本記曰德者得也語曰政者正也謂前無訓釋可乎蓋如說喜意也猶是以喜字訓說字學之為言效也學之為字即是斅字按說文古斅字從文則學

字即是斅字效斅通今如纂疏此類皆刪之

一纂疏集成有筆誤者如顏回好學章集註載所好何學論輔氏曰古所謂七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也今程子以懼字易樂字盖嫌喜樂二字相似而不及於懼也其義精矣愚按禮記中庸篇以喜怒哀樂四者言禮運篇以喜怒哀懼愛惡欲七情言程子之論正本禮運初未嘗以懼字易樂字也似此筆誤者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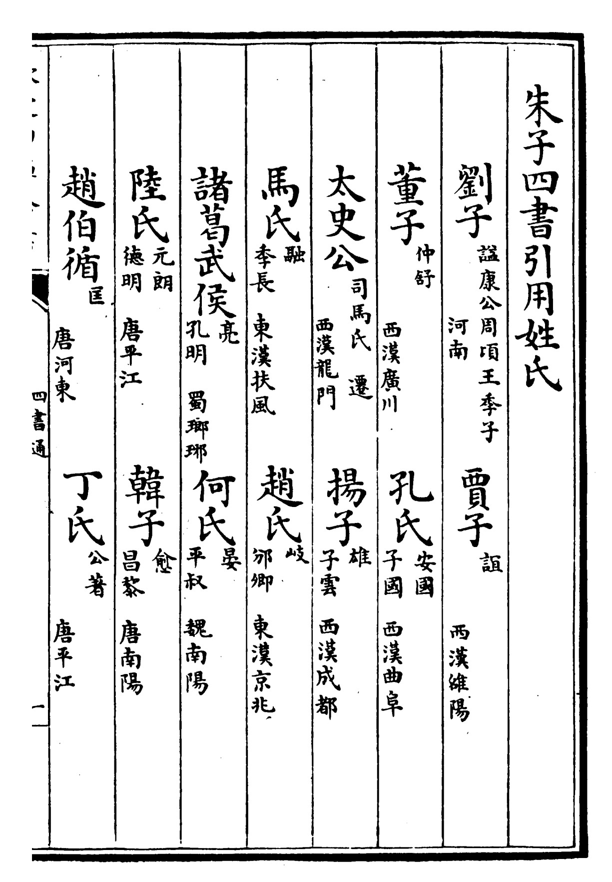
一纂䟽集成有舛謬者如子游洒掃應對章集註記程子之説凡五條末曰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其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趙氏曰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也其説正與集註相反蓋不看上文有非謂兩字即以下文學其末而本便在此為是也他似

此不可勝舉皆删之炳文指摘前人深愧非是然
不明言之恐誤後學葢亦不得已而為爾

一雙峯饒氏之說於朱子大有發明其間有不相似
者輒辨一二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一炳文於諸家之後每章或取朱子用意處及朱子
所謂其間有極要緊處發明一二以俟有道就正
焉

四書通凡例



朱子四書引用姓氏

劉子 謚康公周頃王季子 河南　賈子 誼 西漢雒陽

董子 仲舒 西漢廣川　孔氏 安國 子國 西漢曲阜

太史公 司馬氏遷 西漢龍門　揚子 雄 子雲 西漢成都

馬氏 融 季長 東漢扶風　趙氏 岐 邠卿 東漢京兆

諸葛武侯 亮 孔明 蜀瑯琊　何氏 晏 平叔 魏南陽

陸氏 元朗 德明 唐平江　韓子 愈 昌黎 唐南陽

趙伯循 匡 唐河東　丁氏 公著 唐平江

徐氏 度 孝節 唐睢陽　　邢氏 昺 宋濟陰

周子 惇頤 茂叔 濂溪 舂陵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關西

程氏兩夫子 伯子 顥 伯淳 明道 叔子 頤 正叔 伊川 河南

邵子 雍 堯夫 康節 河南　　豐氏 稷 相之 四明

文潞公 彦博 寬夫 汾州　　呂侍講 希哲 原明 河南

劉忠定公 安世 器之 大名　　范氏 祖禹 淳夫 成都

王氏 安石 介父 臨川　　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眉山

呂氏 大臨 與叔 藍田　　孔氏 文仲 經父 臨川

謝氏 良佐 顯道 上蔡

楊氏 時 中立 龜山 延平

游氏 酢 定夫 建安

尹氏 焞 彥明 河南

侯氏 仲良 師聖 河東

洪氏 興祖 慶善 丹陽

陳了翁 瓘 瑩中 延平

羅仲素 從彥 延平

晁氏 說之 以道 清豐

吳氏 棫 才老 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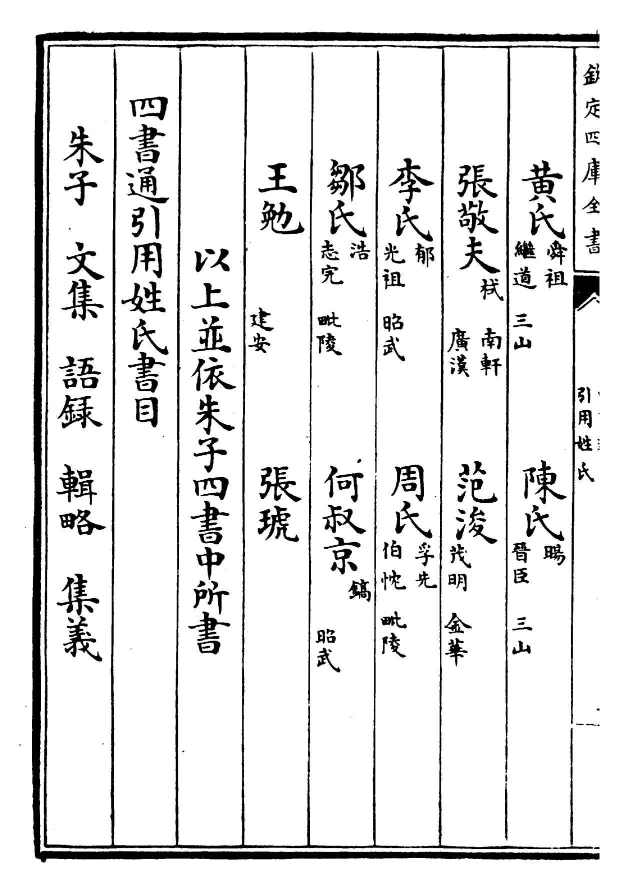
師李氏 侗 愿中 延平

孫觽 江都

胡氏 安國 康侯 文定公 子寅 明仲 致堂 建安

劉聘君 勉之 致中 建安

林氏 之奇 少穎 三山



黄氏舜祖 繼道 三山　　陳氏暘 晉臣 三山

張敬夫栻 南軒 廣漢　　范浚 茂明 金華

李氏郁 光祖 昭武　　周氏孚先 伯忱 毗陵

鄒氏浩 志完 毗陵　　何叔京鎬 昭武

王勉 建安　　張琥

以上並依朱子四書中所書

四書通引用姓氏書目

朱子　文集　語録　輯畧　集義

黄氏幹 直卿 勉齋 三山 通釋 文集 講義

陳氏淳 安卿 北溪 臨漳 字義 文集 庸學講義

輔氏廣 漢卿 慶源 語孟問答

潘氏柄 謙之 瓜山 三山 講說

蔡氏淵 伯靜 節齋 建安 易傳 庸學思問 中庸通旨

蔡氏沉 仲默 九峯 書傳

蔡氏模 仲覺 覺軒 語孟集疏

陳氏孔碩 膚仲 北山 三山 講義

陳氏 埴 器之 潛室 永嘉 經説 木鍾集

胡氏 泳 伯量 桐原 南康 衍説

葉氏 賀孫 味道 知道 括蒼 講義 文集

黄氏 士毅 子洪 莆田 講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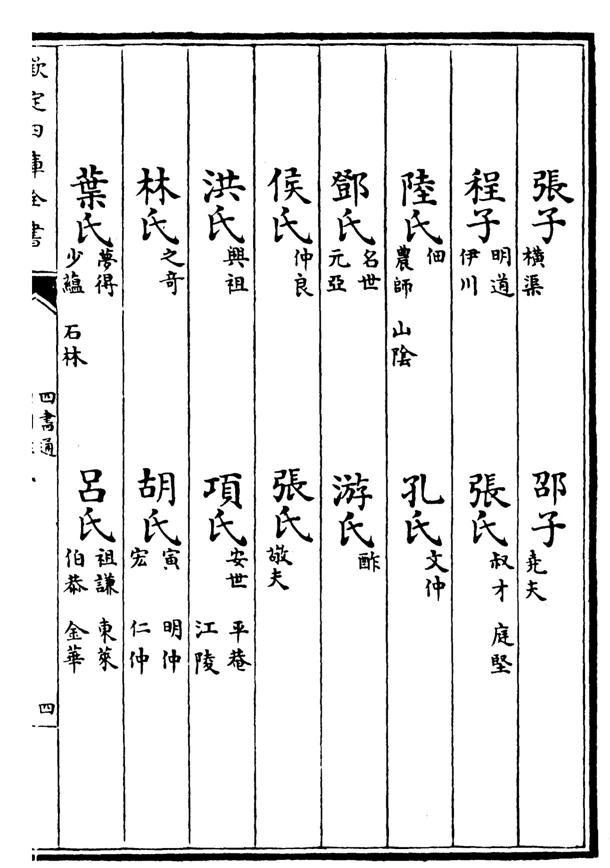
眞氏 德秀 景元 西山 建安 大學衍義 讀書記 文集

趙氏 順孫 格菴 括蒼 四書纂疏

以上並依纂疏集成引用

胡氏 瑗 翼之 安定 海陵

曾氏 罜 子固 南豐



張子 橫渠

邵子 堯夫

程子 明道 伊川

張氏 叔才 庭堅

陸氏 佃 農師 山陰

孔氏 文仲

鄧氏 名世 元亞

游氏 酢

侯氏 仲良

張氏 敬夫

洪氏 興祖

項氏 安世 平菴 江陵

林氏 之奇

胡氏 寅 明仲 宏 仁仲

葉氏 夢得 少蘊 石林

呂氏 祖謙 伯恭 東萊 金華

張氏 九成 子韶 范陽

郭氏 忠厚 立之 兼山

錢氏 時 子是 新定

陳氏 文蔚 才卿 廣信

李氏 道傳 仲貫 仁壽

李氏 陵陽

衛氏 湜 正叔 吳郡

陳氏 亮 仝父 龍川 永康

袁氏 甫 廣微 蒙齋 四明

邵氏 甲 仁仲 新定

顧氏 元常 平甫 新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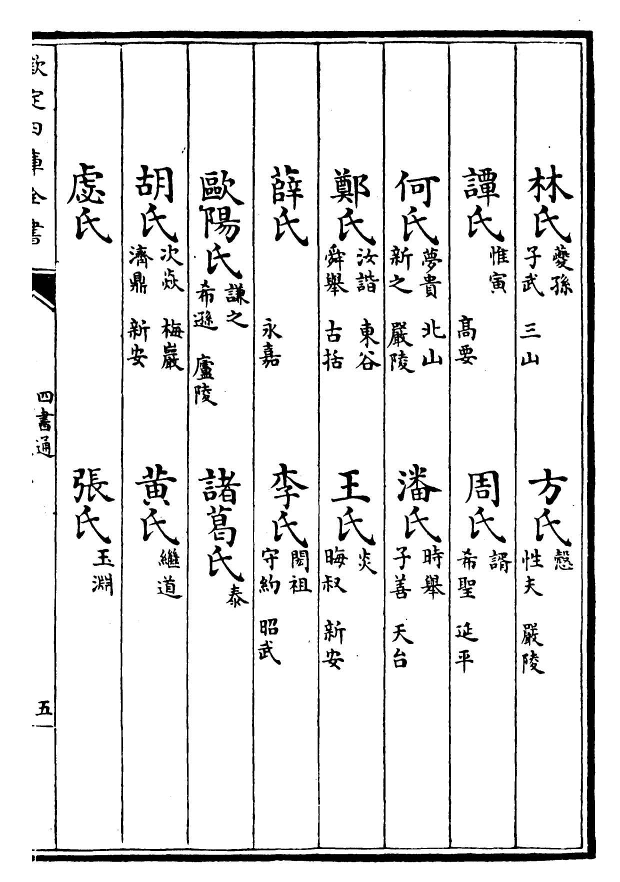
倪氏 雲川

李氏 東窗

葉氏 適 正則 水心

陳氏 知柔 體仁 溫陵

陳氏 用之 長樂



林氏夔孫子武 三山　方氏愨性夫 嚴陵

譚氏惟寅 高要　周氏謂希聖 延平

何氏夢貴新之 北山 嚴陵　潘氏時舉子善 天台

鄭氏汝諧舜舉 東谷 古括　王氏炎晦叔 新安

薛氏 永嘉　李氏閎祖守約 昭武

歐陽氏謙之希遜 廬陵　諸葛氏泰

胡氏次焱濟鼎 梅巖 新安　黄氏繼道

虞氏　張氏玉淵

王氏回　黄氏淵 莆田

祝氏洙 宗道 建安　四書附録

王氏栢 魯齋 金華　批點標注四書

程氏若庸 勿齋 新安　字訓

饒氏魯 仲元 雙峯 廣信　石洞紀聞　講義

盧氏孝孫 玉溪　大學通義

沈氏貴珤 毅齋 番陽　正蒙解

謝氏枋得 君直 疊山 廣信　文集

齊氏夢龍 節初 番陽 語解

許氏衡 平仲 魯齋 河南 文集 遺書

馮氏椅 奇之 厚齋 南康 論語解

方氏逢辰 蛟峯 青陽 中庸大學釋傳

金氏履祥 吉父 仁山 金華 大學疏義

杜氏瑛 文玉 緱山 語孟旁通

薛氏延年 壽之 秋潭 平水 四書引證

黄氏仲元 四如 莆田 四書講義

熊氏 禾 去非 勿軒 建安 標題四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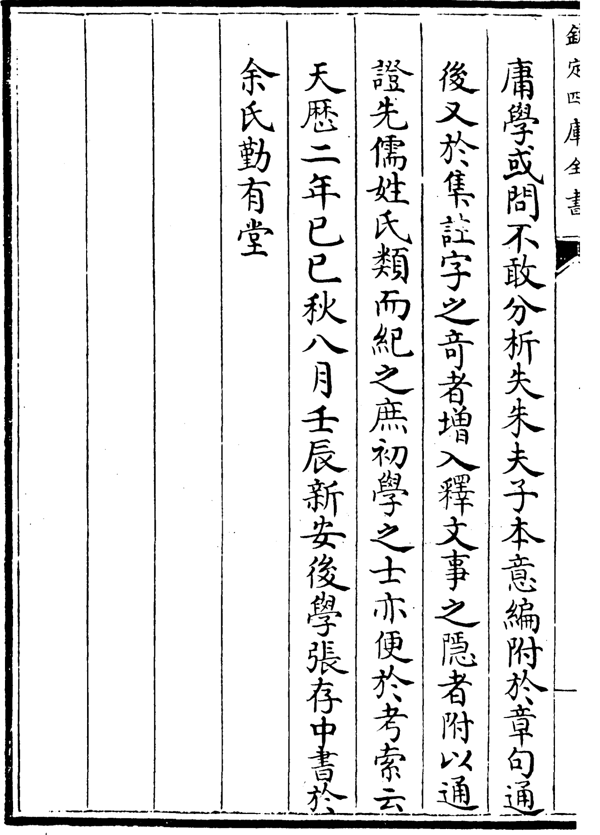
吳氏 浩 義夫 新安 大學講義

陳氏 櫟 定宇 新安 四書發明

吳氏 仲迂 可堂 番陽 語類次

以上並纂疏集成外新增

泰定三年冬存中奉江浙儒學提舉志行楊先生命以胡先生四書通能删纂疏集成之所未是能發纂疏集成之所未發大有功於朱子深有益於後學委令賫付建寧路建陽縣書坊刊印以廣其傳為此來兹書府承志安余君命工繡梓度越三稔始克就復以坊中諸本四書挍勘如集成標題經注善本改亦曰學之正之曰為由增莫春和煦之時詠歌也之類皆好事者妄加增改今以纂疏通釋集疏附録為正



庸學或問不敢分析失朱夫子本意編附於章句通
後又於集註字之竒者增入釋文事之隱者附以通
證先儒姓氏類而紀之庶初學之士亦便於考索云
天歴二年己巳秋八月壬辰新安後學張存中書於
余氏勤有堂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四書通

大學朱子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語錄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模

又曰如一部行程歷相似皆有節次○通曰經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序曰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見得自古以來凡治與教只是此大學之道

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通曰書曰若有恒性六經言性自此始成湯伐夏之初誥天下尚且從性

上說來况教人以大學之道乎所以序中法字凡五言之而性字亦凡五言之葢所以為大學教人之法者不

過欲人復其仁義禮智之性而已性即經所謂明德所謂至善傳所謂明命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智兼體用獨智字未有明釋愚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非之鑑

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語録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只是陰陽五行之氣衮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為不肖○通曰若有恒性湯言天命之性習與性成伊尹言氣質之性孟子性善言天命之性而未及氣質之性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韓子三品言氣質之性而不及天命之性至周子太極圖始即太極言其本然者即陰陽五行言其氣質者張子曰形而後有

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性之說至是明且備矣此序所以必兼言之也一部大學只是知與行氣屬天主知質屬地主行氣之稟有清濁之不齊故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質之稟有純駁之不齊故不能皆有以全其性之所有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通曰聰明睿知者氣最清則知之至能盡其性者質最純則行之至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皆不過使之復其性而已三代以前為人君者只從大學之道做出許多事業君師之責叢於一身三代以後大學不明間有因才質之美以成事者終無明明德新民之功君道有畧得之者師道絕無矣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

之官所由設也語錄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冑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性情○通曰當此之時其法未備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冑子而已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熊氏曰按大戴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注曰小學為庠門一作虎闈大學在王宮之東束髮謂成童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元士之嫡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

十八入大學此王子入學之期也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太子之禮也按年數或有不同而文公獨以白虎通為斷○齊氏曰洒掃内則所謂雞初鳴洒掃室堂及庭曲禮所謂為長者糞加帚箕上以袂拘而退使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之類是也應對内則所謂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劒辟咡詔之負置之於背劒挾之於旁口耳之間曰咡辟咡詔之傾頭與語則掩口而對長者不及則毋儳言之類是也進退内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必讓於客從主人登拾級聚足連步以上及堂上接武堂下布武之類是也禮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古者五禮吉凶軍賓嘉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古者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射法一弓挾四矢驗其正鵠之中否以觀德行古有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御法一車乘

四馬御者執轡立於車上欲調習不失馳驅之正也古者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鳴和鸞者御之常過君表者御之變舞交衢如今十字街轉過過君表語出詩小雅車攻疏書書字之體可以見心畫古有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數筭數之法可以畫物變古者九數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大司徒所以教萬民而賓興之者始以六德繼以六行後及於六藝非八歲以上者所能盡究其事不徒使曉其名物而已故上三者言節而此六者言文文者名物之謂也非其事也○通曰洒掃應對進退以節言者小學不惟當習其事事之中有品節存焉是小學當行之事也禮樂射御書數以文言者小學未能習其事姑習其文義而已是小學當知之事也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

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平聲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陳氏曰初間未知知愚皆當教之到十五年則知愚可見矣故入大學須有別天子之元子當有天下之責衆子當建國立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當有家之責故皆在所教庶人則唯俊秀者乃得與以其亦將任之以位也○通曰窮理知之事正心修己治人行之事當此之時其法始備有國學有鄉學而學之中又有大學有小學焉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定宇陳氏曰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教

之本即所謂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通曰躬行是行心得是知彝倫是仁義禮知之性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通曰前說上之所以為教此說下之所以為學其教皆本於知行故學焉者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是知各俛焉以盡其力是行此古昔盛時所以治去聲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通曰此言古之治法與古者教人之法相應上之教如此所以治隆於上下之學如此所以俗美於下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

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通曰此時其法已廢前乎此聖賢得君師之位以身為教人人能行大學之道後乎此聖賢不得君師之位以書為教詔後世使知有大學之道也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齊氏曰曲禮內則少儀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此四書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二故曰支流餘裔支流水之旁出者非正流也裔衣裾之末〇通曰規模廣大而本末不遺如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綱領是也節目詳明而始終有序如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是也三千之徒蓋莫

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通曰三代之隆以前所謂大學之道人皆能行之孟子之沒以後雖有大學之書而人已鮮能知之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文集自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者不越乎記誦文辭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通曰記誦者口耳之得而非得於心詞章者枝葉之盛而非盛於本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通曰此一教字朱子蓋深歎古者唯有大學之教而後世又有所謂異端之教也此

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故曰高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説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通曰夫子以管仲為器小此所謂權謀術數是也子夏以小道為致遠恐泥此所謂百家衆技之流是也是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而行之者也然當時猶未有所謂大學之書秦漢以來有大學之書又未聞有知而能行者何哉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通曰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義使斯道壅而不能行晦盲全無能知者否塞全無能行者所以為壞亂之

極也大道之要是大學書中所載者至治之澤是自大
學中流出者上之人無能知此大學故君子不得聞大
道之要上之人無能行此大
學故小人不得蒙至治之澤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去聲)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

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通曰大學章句所以於國家化民成俗有補者古今帝王之所以為治不能外此大學之道也於學者修已治人有補者古今聖賢之所以為學不能外此大學之道也

淳熙已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定宇陳氏曰此序分六節精義尤在第二節曰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曰教之以復其初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復性初為綱領要歸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書釋明明德亦曰遂明之以復其初與此序凡四致意焉聖人盡性盡其本全者也學者復其性復而後能全也欲知性之所有在格物以致其知欲復全其性之所有在誠意正心修身以力於行而已讀此書者其以知性之所有與復其性初為要領以知行為工夫

而融貫

其旨云

大學朱子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十六 經部

四書通

元 胡炳文 撰

大學

朱子集註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語錄大學是為學綱領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

下事○新定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者有矣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也六籍之中惟此篇而已○通曰六經皆是教人為學然學之次第未有如此書之首尾有倫也故學者當以為入德之門由是而堂而奥不差矣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學者必以是為主焉則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通曰鄭氏以大學為博學藍田呂氏謂聖人所以教人之大者朱子以為因小學之成功著大學之明法小學是小子之學大學是大人之學以年之大小言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

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語錄或問明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程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具衆理者德之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用已發者也而所以應萬事者即具衆理者之所為也以其所以為德者皆虛靈不昧故謂明德○陳氏曰虛靈以氣言不昧以理言○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感心猶鑑然虛猶鑑之空靈猶鑑之照惟虛故具衆理惟靈故應萬事○通曰明明德一句是大學一書之綱領所以章句釋明明德一句亦該一書之旨纔說具衆理已該格物致知格物致知

者即事窮理而衆理之具者無不貫也纔說應萬事已該誠正修齊治平誠正修齊治平者以理應事而萬事之應者無不當也

但為氣禀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語録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及長無不知敬兄此良心便是明德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縁為塵昏却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明○金氏曰拘者束而不開之謂蔽者蓋而不見之謂○黄氏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固是發處處事接物而行其所當然讀書玩理而喜其所可法皆是發處因其發而遂明之則若火然泉達有不可禦者發者自發而不加明之之功則雖有萌蘖之生牛羊又從而牧之矣○

齊氏曰本體之明未嘗息如今人非能仁者而知孺子入井之可憐行道之人非能義者而知呼爾之可羞雖昏愚之極其得於天者本無間斷也○通曰章句釋明德專以心言而包性情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具衆理是性應萬事是情有時而昏又是說心本體之明又是說性所發又說情蓋心雖有時而昏然性之本體具於心則不可得而泯故必有時而發焉學者當因其發之端而遂明之即孟子言仁義禮智之端而謂知皆擴而充之也

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也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者暗則舊矣今為之開導誘掖使去舊染又成一箇新底○通曰心之虛靈我與民同在我者有時而昏昏者虛靈之反也如之何不自明在彼者有舊染之汙汙亦虛靈之反也如之何不使之

自新然所謂新民非强有以新之也或使之得於觀感或使之由其政教不過有以作其自新之機爾

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王氏曰必至於是是一意不遷是一意○通曰必至於是知至至之之事也不至於是不可以言止不遷知終終之之事也至於是而或遷亦不可以言止

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饒氏曰至善只是事物當然之則非指造極之地而言也○通曰此極字本傳中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或問曰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真氏釋之曰則法則也天下之理皆天實為之莫不有一定之法非人力所可增損故曰則然則所謂事理當然之極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下文曰有以盡夫天理之則也曷嘗以造極之地為言哉○語錄明德新民初非人力私意所為本自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不可不及亦不可須

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饒氏曰以明明德對新民則明明德為主以明明德新民對止至善則止至善為重故下文自知止至能得專為止至善言之格物致知是要知得至善在何處誠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到那至善處

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盧氏曰至善是明德本然之則止於至善是明明德之則亦明明德於天下之則○金氏曰前云人欲所蔽後云人欲之私前是麗底人欲後是細底人欲前人欲是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與夫情欲利害之私而已後人欲是孟子所謂智鑿與所謂內交要譽惡其聲程伯子所謂自私用智程叔子所謂私意妄為張宣公所謂有為而為者蓋有一毫人力私智之為便不是天理之極聖賢分畫理欲

限界甚嚴甚細○通曰異端之教言理不言事大學之教言理必及於事故章句釋明德則曰具衆理應萬事及釋至善則曰事理當然之極事事物物各有一理故曰衆理事物之理各有其極故曰事理當然之極事理當然之極即天也故末又曰天理

之極一實萬分故曰衆會萬為一故曰天

此三者

大學之綱領也

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通曰綱如網之有綱舉其大者領如衣之有領挈其要者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語録知止只是識得一箇去處既已識得則心中便定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藍田呂氏曰所謂知止者猶行者之所欲至射者之所欲中雖未至也雖未中也必至必中而已○黄氏曰如知君止於仁則胷中定以仁為向○饒氏曰知止譬如識得稱上星兩處是將稱來稱量物之輕重○熊氏曰靜謂存養之密能安安其所止能慮謂省察之精能得得其所止此一節本節齋蔡氏發明文公未盡之旨○方氏曰慮只是能處置事異端亦說得能定靜

安只是處置事物不下便是不能慮處是定靜安了又能慮○通曰知止二字讀者多作用力字看殊不知用力只在下文格物致知上按章句於下文曰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新民之事則前三句皆是說工夫曰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則此五句皆是說功效蓋格物致知則求知所止是工夫物格知至則已知所止矣是功效定靜安慮得又是知止之功效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而遂通者不差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盧氏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事有終始結

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是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兩節之意也○金氏曰不結曰此是大學之道而曰則近道矣葢道者當行之路行著便是道上知所先後方是知得方見得在面前了未踏在道上所以只曰近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倣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

通曰章首三在一篇之要領明明德一句又三在之要領所以前一截說綱領以在明明德一句先之後一節說條目亦以明明德於天下一句先之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人皆自明其明德則天下平矣

心者身之所主也

盧氏曰八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於身無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於萬事萬物無不管於一心曰格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功夫曰修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中出

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毋自欺也

語録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出或問意特心之所發爾今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所發處下手○心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瑩淨寧息蓋由波濤洶湧水遂

為其所激而動也○通曰中庸言誠身大學但言誠意誠身是連誠意正心修身都說了是說身之所為者實此則欲心之所發者實章句所發二字凡兩言之因其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情如舟車意如人使那舟車一般然則性發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之功是統體說心發而為意便有善不善不可不加夫誠之之功是從念頭說又按章句初本實其心之所發欲其自慊而無自欺後改作一於善而無自欺朱子嘗曰只是一箇心便是誠纔有兩心便自欺愚謂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實而陰虛陽一而陰二也一則誠二則不誠君子為善去惡表裏為一一則實實則充足於中便有自慊之意小人亦豈全無為善之念亦豈甘於為惡之歸但表裏為二二則虛虛則欲掩覆於外不無自欺之蔽章句一於善三字有旨哉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語録致如以手推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爲自家元有此物但爲他物所蔽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開去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至於無不知也○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便是要人就事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欲與先字謂如欲如此則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格物上欲字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格不得最不可凡事不可着箇且字其病甚多○通曰章句初本云欲其所知無不切後改切爲盡本孟子盡心之盡也

盡心章集註曰心者人之神明具衆理而應萬事即此所謂虚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此章或問則又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其釋知字與釋明德政自相應葢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此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大學前分事與物言若物自物事自事此獨言物物猶事也大抵有一事必有一理理本非空虚無用之物大學教人即事以窮理亦惟恐人為空虚無用之學世之學者論事則支離而不根於理言理則空虚而不貫於事未免歧理與事而二之所以章句釋明德則兼事與理釋至善亦曰事理釋格物亦曰窮至事物之理心外無理理外無事即事以窮理明明德第一功夫也故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此一在字又

與章首三在字相應大學綱領所在莫先於在明明德而明明德工夫所在又莫先於在格物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通曰條目有八章句獨釋誠意致知格物致知是夢覺關過得此關方是覺不是夢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關方是人不是鬼釋之詳畧固有意也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語録知止則知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至字為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

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

語録意是動心該動靜○熊氏曰知字是就心之知覺不昧上說意字是就心之念慮方萌處說○通曰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之既至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誠之後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但曰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但曰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不曰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蓋知行二者貴於並進先後二字聖人但畧言其序之不可紊而其功之不可缺者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也是當會於言意之表可也

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熊氏

曰自物格知至而意誠心正是博而反約就開闔處收斂教細密自意誠心正以至於天下平是由約而施博又自細密處推得開闊○通曰以朱子之言推之綱領第一節三句說工夫第二節五句說功效條目第一節六箇先字是逆推工夫第二節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語録漢書平帝紀一切顔師古注猶以刀切物取其齊整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爾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文集

條目凡八而章末獨以修身齊家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指益深矣○通曰前節則於工夫中拈出修身正結此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章末獨舉身與家而言者為明明徳於天下者言也彼庶人雖無治國平天下之事身亦不可以不修家亦不可以不齊然則亦為庶人言也天子非此大學之道不可以為君庶人非此大學之道不可以為人在大學者可不言矣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

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别為序次如左凡一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語録德之明與不明只在人之克與不克克只是真箇會○定宇陳氏曰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亦引經活法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二字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語録上下文都說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之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為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〇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天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〇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着此理在一出言則言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一行事則事必有當然之則不可失也不過如此爾豈實有一物之可見其形象邪〇常存此心知得這道理光明不昧方

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乆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方氏曰今人多昏昧一似無此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然自不敢放肆○新安呉氏曰言徳則命在其中故釋明徳曰人之所得乎天言命則徳在其中故釋明命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所以為徳者○通曰顧諟猶言看此此吾之本心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此即所謂至善也目常在此而不失心常在此而不忘顧諟二字有省察意亦有存養意葢此心要常常警覺而操存之也

帝典曰克明峻徳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方氏曰人之徳未嘗不明其明未嘗不大但人自昏之耳

堯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盧氏曰明者是自明明昏亦是自昏玩自之一字使人惕然警省要而言之克明德是自明之始事克明峻德是自明之終事顧諟明命之句在中間是自明工夫此章雖引三書而斷以一言其文理血脉之精密如此可不熟讀而詳味之乎後章皆然○饒氏曰所引三書先後不倫取其辭非取其人也後凡引詩書者皆當以此觀之○通曰曰克明曰顧諟是明之之功釋上一明字明命是本明之性釋下一明字而末則結之曰皆自明也自字最緊要在大學則為自慊在中庸則為自成自道在易則為乾之自強晉之自昭其機皆由乎我而由人乎哉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類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類之盤歟○通曰愚按以盤為沐浴之盤本孔氏註邵氏之說雖無關於日新之大旨然於盤字或有小補云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方氏曰盤銘三句第一句是入頭處舊看盤銘以為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在前一句

苟誠也語錄苟誠也緊要在此一字○方氏曰苟訓誠古訓釋皆如此須是真於一日之間決其自新之機方能日日新又日新蓋實能一日自新則工夫方接續做得今學者只說日新卻不曾果決真實做得一日工夫○通曰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真氏曰身之有垢人猶知沐浴以去之惟恐其體汚穢至於心者神明之府乃甘心為利欲所昏而不肯一用其力以去之是以形體為重以心性為輕豈不謬哉○嚴陵方氏曰苟日新者言日新之有始也日日新者言日新

之有繼也又日新者言日新之有加也○盧氏曰經首言明明德而以明明德於天下繼之此釋新民而以自新之事首言之所以見明明德無人已之間經傳各互文以見義也○饒氏曰此章釋新民如何說盤銘三句蓋民心本自好善惡惡孰不欲自新然新之雖在民而所以作而新之之機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定宇陳氏曰德日新之蘊自仲虺發之湯采之為此銘伊尹又本之以告大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盧氏曰鼓舞而作興之者非曰吾德方明而脅民之必從亦非曰吾德已明而聽民之自化○通曰此正釋新民所引只添一

作字蓋我能自明其明德又能鼓舞斯民使之皆自明其明德故謂之作前章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我者此所謂作是又時時提撕警覺其在民者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語録文王能使天下無一民不新其德即此便是天命之新○饒氏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末梢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方氏曰其命維新是自新新民之極天命亦為之新自新新民而至於天命亦新此止至善之驗○通曰上文三節所引雖不同然其文理血脉蓋謂能日新又新是即所以作其自新之民能作新民則

雖舊邦而其命亦新矣日新又新新民之本其命維新新民之效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通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首曰日新又新所以承上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此亦其一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

有所當止之處也金氏曰商頌本賦體傳文引來是比體邦畿王者之邦京師正大之區以比至善人之所止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綿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陳氏曰惟民所止意重在止字上知其所止意重在知字上○通曰此傳不特釋止於至善并知止能得一節都釋了故首引孔子之言曰知其所止而章句於下文亦以知所止與所以得之之由言之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

語錄緝如緝麻之緝不已之意○陳氏曰緝者連續而無一息之間熙者光明而無一毫之蔽○真氏曰緝與熙非二事能緝則能熙矣

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語錄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真氏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而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指敬君而言乃敬中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

引此而言聖人之止

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緼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通曰前章顧諟是敬日新又新亦是敬但不露出一敬字此曰敬止聖學之要盡之矣仁敬孝慈信五者至善之大目也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緼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並況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語録以綠竹始生之美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斐文貌饒氏曰有斐是説已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不是方去切磋琢磨以為君子也切以刀鋸音句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音慮鐋音盪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

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語録大學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磋琢磨上○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到純熟處道理瑩澈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纇磨是磨礲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饒氏曰宣著釋赫字盛大釋喧字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修者省察克治之功真氏曰學與自修二事相表裏不學問固不能自修學問了又不可不自修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真氏曰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莫不中

禮非徒事容飾而已○方氏曰問瑟僩如何是恂慄也曰瑟是工夫細密僩是工夫彊毅恂慄却是兢兢業業處惟其兢兢業業所以工夫精密而彊毅

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修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盧氏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之所止恂慄者至善之德修於中者也威儀者至善之容著於外者也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爾卒乃指至善而歎美之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通曰至善者當然之則雖治骨角玉石者亦有當然之則切而磋琢而磨者求合乎此則而已學是知此則修是行此則瑟是所知所行極其縝密而無毫髮之踈漏也僩是所知所行極其剛果而無須臾之

怠弛也恂慄者蓋惴惴焉惟恐知之有踈漏行之有怠弛而於當然之則有未合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語録前王遠矣盛德至善後人不能忘之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先父之所自出

豈不是親其親○方氏曰親賢樂利四字皆指後人而言下四字指前王親賢指前王之身樂利指前王之澤又皆毫分縷析無可疑者○通曰前王能使後王不忘其親思親猶子孫之常情也必使後之賢者不忘其賢始足以見新民之至善故先言賢其賢而後言親其親能使後民不忘其利懷利猶小民之常情也必使後之民不忘其樂始足以見新民之至善故先言樂其樂而後言利其利平天下一章不過好惡與義利兩端而已我能好民之所好故後之民猶樂我之樂我能利民以為利故後之民猶利我之利不特民不敢忘而民自不能忘此人心天理之真也明明德是自明我之天新民是使民自明其天至善而沒世不忘人心之天自有感於吾心之天天者何當然之則是也

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語錄淇澳言明德而可以新民以見明德之極功烈文因言非

獨一時民不能忘而後世亦不能忘以見新民之極功○一章主意只是說所以止於至善工夫為下不可諠兮之語拖帶說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又因此語一句引去大槩是反覆嗟咏其味深長他經引詩或未甚切只大學引得極細密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又但言明新而不言其所以明新之方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功夫又備可見篇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通曰此章雖言所以明新之方然所以為新民之至善者又只就明明德至善中來故上文贊之曰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而下文即引詩以前王不忘繼之○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第二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以知止之事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

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而言也第四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體所以立第五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通曰此章釋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修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此章内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語録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之衰聞子臯至遂為之衰子臯又何曾聽訟只是自有以感動人處故耳○方氏曰如虞芮二國爭田入西伯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未見西伯皆慚而去乃以所爭為閑田西伯何曾聽訟致然○新安吳氏曰明德新民故有無言之化不怒之威所以民自畏服○饒氏曰聽訟末也無訟得其本也傳者舉輕以明重言聽訟者治民之一事亦自有本末以此見得明德新民之相為本末也決矣○通曰易訟卦曰有孚窒惕政

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相應盖有孚是有實者無情是無實者使無實者不得盡其辭則有實者不至於窒便是使民無訟然欲使民無訟本於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又本於大畏民志大畏民志又本於明明德今不曰明德為本而但曰此謂知本盖此未足以盡明德新民之本末姑舉此言亦可謂之知本也章句曰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隱然自有此意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爾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程子曰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

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通曰補傳此一節意蓋本諸此○王氏曰三句或字是格物大綱領後面許多道理盡在其中可見條理之密○通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知字是良知之知得於天性理有未窮知有不盡此知字是致知之知得於學力經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獨變文曰致知在格物格即是致不格未見其至欲致其知舍格物非所以為知

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又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

也○通曰補傳所謂大學始敎意蓋本諸此朱子嘗曰此兩條皆言格物致知所當先而不可後之意○程子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辭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凊之節莫不窮究而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得也○又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

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或曰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通曰補傳所謂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意蓋本諸此○盧氏曰萬事萬物皆具一理而萬事萬物之理同出一原各具一理皆吾明德之妙用同出一原乃吾明德之本體格物者即事即物以明吾明德欲其全體大用貫通透澈而極處無不到也然物理莫大於天地莫妙於鬼神事理莫大於孝亦莫先於孝故上條以天地鬼神言下條以孝言○通曰補傳此語含三意一謂人自幼即知愛親敬兄是其已知者得於天性今入大學即加學問即其已知者推而極之一謂小學收放心養德性其為學已略有所知今必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

所知推究各至其極一謂大學用力之方且所已知者晚益窮之昨日已知者今日益窮之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程子曰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貫通處爾○又曰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脱然有悟處○通曰補傳此一節意蓋本諸此○王氏曰此三條皆要工夫多積自能貫通覺悟却自是三様第一是漸漸格第二是合内外格第三是不泛不陋格

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程子曰致知之要當知至

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通曰補傳表裏精粗之說意盖取諸此○饒氏曰自表而裏自粗而精然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為子必孝為臣必忠顯然易見所謂表也然所以為孝所以為忠則非忠孝一言之所能盡且以孝言之如居致敬養致樂病致憂喪致哀祭致嚴皆是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者又若何而致敬如進退周旋慎齋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不敢欠伸跛倚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居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是裏也然此特敬之見於外者然耳至於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而弗勝以至

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則又是那節文裏面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養志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粗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方為格物○又曰具衆理是全體應萬事是大用○王氏曰上數條是推開去用工此兩條是收歸來用工皆隨人偏處救他○通曰前數條所引凡物各自有表裏精粗此兩條蓋謂徒知泛然觀萬物之理而不知反諸吾身者之尤切則又自是格其表而不能格其裏格其粗而不能格其精也○右程子之說凡十二條皆是格致功夫補傳一一取諸此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好惡上字皆去聲謙讀若慊苦刼反

誠其意者自修之首也語錄誠意者行之始○饒氏曰六經中只說誠無誠意字

誠意正心修身不是三事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在四箇勿字上仁屬心視聽言動屬身勿與不同屬意若能勿時則身之視聽言動便合禮而心之仁即存以此見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在意之誠不誠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弟言心不正身不修之害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具於此章故也○通曰大學條目有八僅作六傳格物致知兩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自正心以下五者功夫次第相接故統作四傳惟誠意獨作一傳然章句謂誠意者自修之首亦已兼正心修身而言矣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

出身與心二字意可見矣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語録自欺謂心之所發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是陰有心於為惡而詐於為善以自欺也如有九分義理雜了一分私意九分好善惡惡一分不好不惡便是自欺到得厭然揜著之時又其甚者○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潛發於其間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底意以雜之前面好底都成虛了○方氏曰問自欺是陽善陰惡否曰此則欺之甚者自欺只在隱微之間吾心非不欲為善去惡而別有一心在裏拗之不使之表裏如一是以惡惡不實為善不勇凡外是而中非或始勤而終怠或有所為而為之或九分為善尚有一分苟且之心皆不實而自欺也豈待陽為善陰為惡而後謂之自欺邪欺人乃欺之甚者到

欺人惡已大○永嘉陳氏曰才萌欺心便落小人旋渦中可畏之甚○通曰毋自欺三字是釋誠意二字自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

謙快也足也

語錄自謙之謙大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孟子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此之謂自慊謂好好色惡惡臭只此便是慊是合下好惡時便要自慊了非是做得善了方能自慊也自慊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所謂不自欺而自慊者只是要自快足我之志願不是要為他人也誠與不誠自慊與自欺只爭毫髮之間爾又曰自慊則一自欺則二○真氏曰自謙是為己言己之所以為善者乃是我合當如此若不為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為他人而為善也自欺是為人本無實意為善但外面假借以欺人欲人稱好而已殊不知人心之靈昭如日月何可欺也只是自欺而已○通曰君子小人之

所以分只在自欺與自慊上兩自字與自修之自相應自欺者誠之反自修者不可如此自慊者誠之充自修者必欲如此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

饒氏曰獨字不是專指暗室屋漏處故程子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處言慎獨亦不是專指念慮初萌時故程子於洒掃應對時言慎獨蓋出門使民洒掃應對事也所以主此事者意也事形於外固衆人之所共見意存其中則已之所獨知故謂之獨意與事相為終始意之萌事之始也意之盡事之終也自始至終皆當致謹豈特慎之於念慮方萌之時而已哉中庸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正此之謂也○通曰此獨字便是自字便是意字所以中庸論誠首尾言慎獨此章論誠意亦兩言慎獨

言欲自修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

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茍且以狥外而為人也通曰章句曰不可苟且狥外而為人蓋知善之當為而為善有未盡曰且如此知惡之當去而為惡猶未忘曰吾且為之才萌且之一字便是自欺便不是誠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語録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方氏曰問幾是已發未發曰說幾時便不是未發幾正是那欲發未發時當於此省察之以致其慎使教自慊莫教自欺○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只在慎獨於顯然處致謹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

獨處致謹方是誠意○通曰愚按章句此章屢改視初本大異蓋朱子獲麟之筆也中庸釋慎獨曰迹雖未形而幾則已動於此則初本曰慊與不慊其幾甚微末乃改之曰必慎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其於幾字獨不改者周子通書言誠必言幾况意者吾心動而未形之幾審其幾即所以誠其意幾之不審其意即隨於自欺而不自慊矣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為黶

閒居獨處也厭然銷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

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語録小人

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今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柰他何今人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騖但把他不住此已是兩般意思至如見君子而後厭然詐善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此一段便是自欺底只反說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之義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

○饒氏曰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是即其厭然處見之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人為惡之驗

心廣體胖是君子爲善之驗又曰誠於中形於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

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語録上云必慎其獨者欲其自慊也下云必慎其獨者防其自欺也○金氏曰前慎獨專言所念之獨後慎獨兼言所處之獨○盧氏曰上節言慎獨以實於爲善去惡者而言此節再言慎獨以善之不可詐惡之不可揜者而言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通曰前章說致知格物未便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别君子小人甚嚴盖誠意者善惡之關過得此關方是君子過不得此關猶是小人傳末章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間居爲不善之小人也意稍不誠已害自家心術他日用之爲天下國家害也必矣章句前段說君子則曰實用其力以禁止其自欺此段說小人則曰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細玩實用其力四字只是釋毋之一字毋者禁止之辭他人

如何能禁止自家心者我之心須我禁止始得畏屋漏如畏宮庭出門闔如嚴賓師念頭起處人所不知便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庶乎可不陷於小人爾一毋字三必字皆是實用其力纔說且之一字便是不能實用其力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語録人雖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與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何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盧氏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

獨者惟恐人知而人舉知之曾子所以戰戰兢兢直至啓手足而後已者此也孔門相傳之心法在乎此大學之書所以作也○通曰子思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盖本諸此上文獨字即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莫見莫顯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寛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盖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語録

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所以體不能得舒○問心廣體胖只是樂伊川云這裏着樂

字不得如何曰是不勝其樂○伊川問和靖近日看大學工夫如何和靖曰只看得心廣體胖處意思好伊川曰如何見得好但長吟心廣體胖一句而已看他一似瞞人然和靖不是瞞人底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言小人閒居為不善其不善形於外者不可揜如此德潤身心廣體胖言君子慎獨其善之形於外者效驗如此○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人閒居以下是形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效驗○方氏曰上言小人之誠中形外此言君子之誠中形外○金氏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止其嚴乎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慊快足之可樂○龍泉葉氏曰富潤屋德潤身由毫末之微積而至於不可揜之效潤字當細玩○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修何以能胖心廣體胖即是心正身修之驗然而所以心廣體胖只在於誠其意以此見誠意正心為修身之要○又曰此章乃大學一篇緊

要處傳者於此章説得極痛切始言慎獨誠意之方也中言小人不慎獨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又所以為勸也○通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譬喻誠意富潤屋是譬喻意誠之驗心廣體胖心非驟然而廣也富潤德潤潤由於積亦非驟然而潤也盖明德即是吾之本心明德自具全體大用本自廣大特為氣禀所拘物欲所蔽爾知既至則無一毫之不明而氣禀不得以拘之意既誠則無一息之不明而物欲不得以蔽之所以其心之廣者固存也張子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心本無外須臾之頃毫髮之微少有間斷便是有外便是不廣愚嘗謂孟子説浩氣處與此章意合不自欺則自反而縮自欺則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是浩然之氣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止而后意誠盖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語録自古無放心底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慎則固已墮於意欲之私矣此聖人之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盖知至而後意誠則

知至之後意已誠矣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又必提掇而謹之使無毫髮妄馳則表裏隱顯無一不實而自快慊也○金氏曰大學諸章之傳首辭結語皆以序言自正心以上獨不以序言葢心身家國天下各是一節之事而致知誠意二者同為心上之事心統知意者也知者心之知意者心之發也若自致知而推其序以至誠意自誠意而推其序以至正心則是一心之中又自截作三節而心上工夫却自分成三次豈其理耶聖賢於此皆以序言於經而獨不以序言於傳葢經言工夫次第之大綱而傳明工夫端緒之一致經傳固互相發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聲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懥怒也饒氏曰忿者怒之甚懥者怒之留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語録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他留滯而不去只要從無處發出則此心便虛不可先有在心下如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内心反為他動也○金氏曰傳文一則曰有所二則曰有所即有所之辭則是心之所主者在此其失也固矣忿而曰忿懥懼而曰恐懼好而曰好樂憂而曰憂患即其

重疊之辭則是情之所勝者至此其滯也深矣夫以心於此而失之固情勝至此而滯之深則此心能得其正乎○真氏曰或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曰中庸只是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心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却是俗語恐怖之類自與中庸有異○通曰心之體無不正所謂正心者正其心之用爾在正其心此正字是說直内之功夫蓋謂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敬以直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直内之本體蓋謂心之本體無不正而人自失之也曰正其曰其正自分體用心體本如太虚或景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虚自若人之一心寧無喜怒憂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則喜喜已而休喜怒憂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與物接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虚或疑中庸首章先存養而後言省察末章先省察而後言存養大學誠意言省察獨欠存養殊不知此章正自有存養工

夫喜怒哀懼之未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也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猶有留滯之心事之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前念已過後事未來又是存養時節存養者存此心本體之正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不正也

宜仔細看章句三察字并四存字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語録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敬是常要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饒氏曰此因上言心之不得其正而以心不在明心不正之害言心者身之所主心之所向不在於

是則目雖視之而不見其色耳雖聽之而不聞其聲口雖食之而不知其味以此觀之心之所發茍失其正亦何以為檢身之本而使視聽言動之各當其則哉此修身之所以在正其心也○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此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一節說心不可有所主此一節說心不可以無所主不可有者私主也不可無者存主也心在則羣妄自然退聽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正心之藥方也○通曰心不在只是不敬故章句提出敬之一字然獨於正心章言之者知者心之知覺非敬無以為致知之要意者心之萌動非敬無以為誠意之方意既誠矣又密察此心之存否而敬以直之由是而修已安人安百姓孰有不本於此心之敬者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於此深致意焉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葢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内而修身也語録誠意時節正是分別善惡最緊要着力所以重複説必慎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正心又怕於好上會偏去如水相似那時節已是淘去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若是意未誠時只是一箇虛偽

無實之人更問甚心之正與不正惟是意已誠實然後方可見得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有偏重處便隨而正之也○何氏曰大學誠意工夫最大到正心章不過說平時存養工夫爾○通曰或問誠意則心之所發已無不實又何暇於正心之功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惡不差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聲鮮上聲

人謂衆人通曰本章有二人字章句曰衆人又曰常人讀者便當警省衆人常人情之所向必有所偏吾之身可以衆人常人之身自待乎之猶於也辟猶偏也語録古註辟音譬似室礙不通之其所敖情而辟焉非美事如何譬得故今只是僻字便通况此篇自有僻字辟則為天下僇是也〇金氏曰上章四者之病皆曰有所是於心上失之也此章五者之僻皆曰之其是向事上失之也〇通曰此一辟字舊皆讀作譬字平天下章絜字舊皆讀作挈字姑舉此二字言之不有章句可乎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修矣語録所親愛莫如父母有

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畏敬莫如君父至於所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畏敬而不敢言○曰正心章既說忿懥四者而修身章又說之其親愛之類是如何曰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而言有此三等賤惡敖惰指所惡之人而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饒氏曰此只是說尋常人有此病痛似不必將敖惰做合當有底○七章釋正心不言其所以正之之道八章釋修身不言其所以修之之方章句於七章以密察言八章以加審言即慎獨之謂也有所忿懥好樂而能密察是慎獨以正其心也之其所親愛賤惡而能加審是慎獨以修其身也○王氏曰前章是自外而來動於中而不察則與之俱往此章是自此之彼狥於所向而不審則有所偏○通曰誠意章分君子小人是一正一反說到正心修身章終始皆

是反說修身章示戒尤嚴或疑敖惰所不當有殊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為衆人而言也衆人中固自有偏於敖惰之人如下文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亦泛言衆人多是溺愛貪得之人也兩人字示戒深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盧氏曰前節言身此節言家子之惡苗之碩皆就家而言○通曰心與物接惟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懥先之身與事接惟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

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情所易偏者愛爲尤甚況閨門之内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此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錢氏曰論齊家在修身却只說身之所以不修處立辭嚴密極宜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五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通曰凡傳結語多用經文正結惟此與經文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皆是反結蓋才言身不修便見得前面知不至意不誠心不正言不可以齊其家則見後面不可以治國平天下矣修身是明明德功夫成就處齊家是新民開端處於此深寓警戒之意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語録孝弟慈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着自然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新安吴氏曰傳只言治國在齊其家之意章句併修身言之推本之論也

孝弟慈體之身則為修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衆分雖殊理一也○通曰自修以上皆是學之事到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四端萬善皆修身之教何獨舉孝弟慈言之盖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焉故曰孝有長上焉故曰弟下有子弟僕隷之類故曰慈事君事長使衆方從治國上說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為在識其端

而推廣之耳語錄如保赤子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這箇慈是人人自然有底慈於家便能慈於國○孝弟雖人所同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惟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聖賢於此特發明夫人之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心誠求之者求赤子之所欲也於民亦當求其有不能自達者此是推其慈幼之心以使衆也○此且只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北山陳氏曰長民者往往不能得下之情蓋亦視之不切於已不若慈母之心耳赤子雖有所欲不能以自言然慈母獨得其所欲縱不中亦不遠此無他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金氏曰此段章句舊本云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於本文自分明其後文公又謂此節只說動化未說推於是本章首

教字三者俱作教説不作推説改此注云立教之本不假强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則反説難曉而終不免一推字今依改注細考之立教之本説孝弟慈不假强為説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説心誠求之○通曰孝弟與慈皆人心之天獨言慈而不言孝弟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其慈之天未嘗失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母之慈出於誠而子弟之孝弟反未必皆誠故也故舉其慈之出於天者是可以觸其孝弟之天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

國之效

金氏曰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此古語也故以此謂二字起之定國謂之一人固總其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慈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是本上文慈而言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孝弟慈是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仁讓貪戾是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通曰此一機字見得動化在此不在彼有家國天下者每患知政不知化故此言仁讓必一家如此而後一國如此不仁不讓纔一人如此而一國即如此下文言仁與暴一人之身如此而天下皆如此皆是說動化之機其感應如此也但自身而家有感必有應是為化之端自家而國而天下所應復為感是為化之大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

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之恕絜矩章是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之恕）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語錄尋常人若有諸己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己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不責他大抵治國禁人為惡勸人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然又須自家有諸己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諸己然後可以非人之惡○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而法制號令無非禁民為非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己此乃政令之本○饒氏曰將欲責人為善必先自有善於己將欲禁人為惡必先自無惡於己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如其無善於己而欲責人之善有惡於己而欲禁人之惡則是無己可推而欲及人也故曰所藏乎身不恕此章雖釋家齊國治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於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治國平天下兩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要人於修己上下功夫下章言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功夫

兩章互相發明○金氏曰所藏乎身不恕一句讀之有未瑩似乎以恕為藏於身者恕字之義是自身推出之謂非藏乎身之謂也蓋藏乎身者自其盡己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己處言之所藏是指其有諸己無諸己者也恕是指其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己者未有可推以及人也未有可推以及人則所藏乎身者可知矣所藏乎身者未可推以及人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段大意是發明推己及人之意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者以己及物也以己及物仁也所謂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者推己及物也推己及物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者則亦以己及物者不仁者也所謂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則非推己及物者不恕者也當以是觀之○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恕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王氏曰此以上只說家齊成教於國之效此下

方說到推字章句然後可三字是審其所推而自反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通曰天下未有無忠之恕忠是在内底恕是推出在外底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己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己之忠言也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說来可見天下未甞有無忠之恕况上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己矣務決去則無諸己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夭平聲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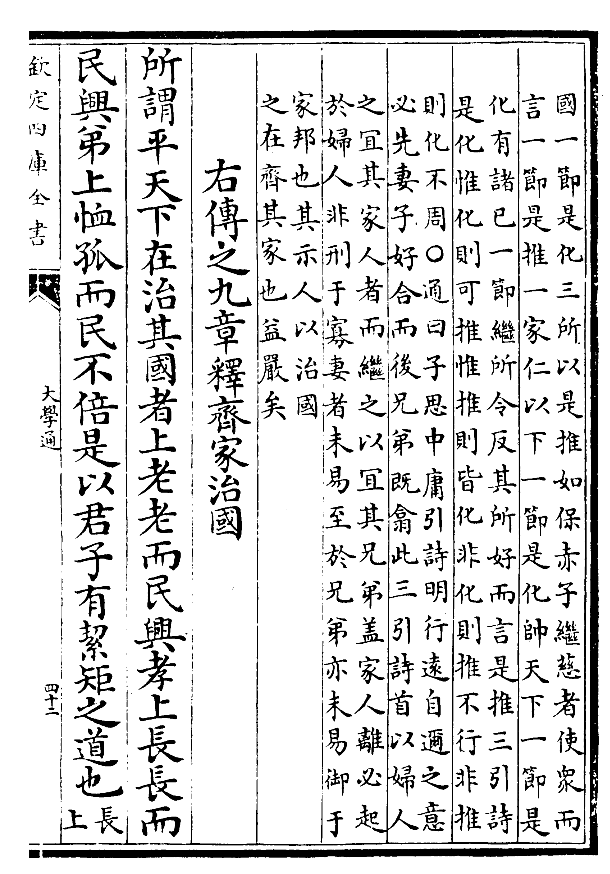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北山陳氏曰古之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咏其餘意○金氏曰三引詩見父子兄弟夫婦最齊家之大端然其首引桃夭宜家之詩繼引蓼蕭宜兄宜弟之詩何也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者而至於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自修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自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教而化動也推者推此道而廣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於



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一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己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通曰子思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其家人者而繼之以宜其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妻者未易至於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

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待洛反下同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語録上之人老老長長恤孤則下之人興孝興弟不倍此是說上行下效到絜矩處是就政事上言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以使之得

遂其心則雖能興起終亦徒然○民之感化如此可見天下之人心都一般君子既知人都有這樣心所以有絜矩之道要得人皆盡其心○不有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之不得此理也只是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平矣○絜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之後到此是接次成了方用得○絜矩非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修身推而措之又不是其他機巧變詐權謀之說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饒氏曰矩非方也乃所以為方之具也匠人將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君子之欲平天下者果以何物為矩而度之哉亦推此心而已○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絜矩於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

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熊氏曰老老長長恤孤即上章孝弟慈三者申言之以家齊而言也興孝興弟不倍以國治而言也有絜矩之道方是就平天下說治國主教化而言故但及觀感興起之事平天下主政事而言則必有所以治之之道方能使均一也○通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方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所謂明德是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乍看不踰矩矩字似說得精絜矩矩字似說得粗要之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吾方寸中是矩之體是大德之敦化絜矩之矩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

是矩之用是小德之川流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毋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

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語録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只以已對人若絜矩則上之人所以待已又所以待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意思○非是言上下之分欲其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趙氏曰物格知至者能燭理而明絜矩之義意誠心正者能克已而盡絜矩之道○王氏曰所惡是就人身上切近說毋以方是推以度人○金氏曰六所惡已所不欲也六毋

以毋施於人也此處當絜○饒氏曰以上下左右前後言則我當其中上之使我猶我之使下下之事我猶我之事上至於左右前後皆然故皆不當以所惡者及之然以上之使我者使下而不以事上以下之事我者事上而不以使下則上下之分殊矣以前之先我者先後而不以從前以後之從我者從前而不以先後則前後之分殊矣是理之一中又有分殊者存此所以異於墨氏之兼愛佛法之平等也○通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上章舉孝弟慈言教化此章又舉上章所謂孝弟慈者言教化而又言政事言教化則我之孝弟慈便是人之孝弟慈之矩言政事則我欲孝欲弟欲慈或使天下之人不得皆遂其孝弟慈便是不能絜矩蓋矩者此心而已只一矩字此心所操者約加一絜字此心所及者廣然又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不間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北山陳氏曰父母之於子其所好惡無有不知者體氣同也至於民之好惡其君常有所不知無他制於形體之異耳能絜矩則能以民之心為心而可以父母斯民而民亦父母之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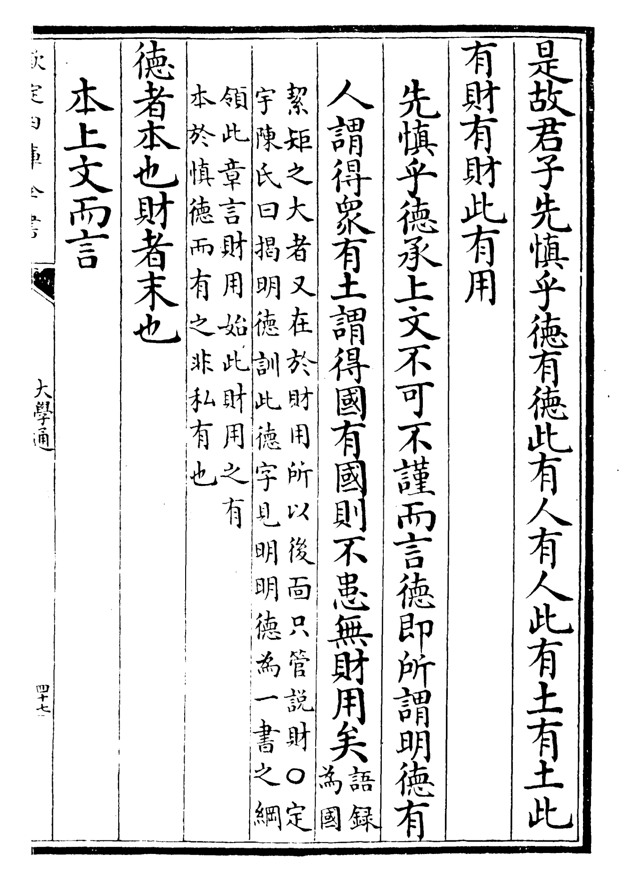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

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為天下僇者也○通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絜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修身二章特誠意是好惡其在已者修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人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主絜矩其為好惡也一公無私修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内絜矩是義以方外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語錄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定宇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為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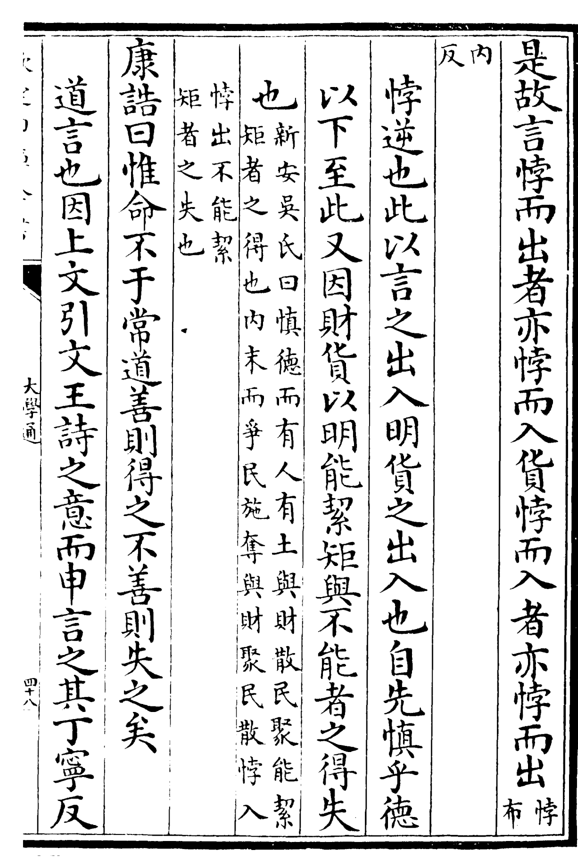
本上文而言

外本内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内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也盖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語録民本不是要刼奪惟上之人以德爲外而急於貨財暴征横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則是上教得他如此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内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新安吳氏曰慎德而有人有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末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

覆之意益深切矣饒氏曰此得失字以德為本則善善則得衆而得國矣以財為本則不善不善則失衆而失國矣○通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絜矩好惡不能絜矩任已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瘠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故曰辟曰僇形容好惡不絜矩之失此曰爭曰奪曰悖形容財用不絜矩之失鄭氏訓悖字以為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朱子以為深得其旨嗚呼民何嘗爭何嘗奪爭其民而教之刼奪者誰歟下人何嘗敢自侵畔所以使之侵畔者誰歟平天下者不可不深自警省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鄭氏曰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

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因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四明李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伯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紀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文及之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内末之意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内本而外末者也○饒氏曰此就財上

說來卻接用人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通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人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兩節則兼財用好惡言也其條理之密如此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

反娟
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娼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饒氏曰大臣得其人則能視人之有才有德如巳之所有而利及其國家人民此皆絜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大臣非其人則有才者嫉之有德者違之而害及其國家人民此不能絜矩而人之所同惡者也〇方氏曰問其如有容曰其疑辭也有甚物似他有容者言無可比他有容之大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

迸猶逐也言有此娼嫉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絶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盧氏曰承上節下一截而言痛絶娼嫉者謂能惡人可也謂能愛人何也去小人而不能絶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絶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惑在娼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若此者

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葢君子而未仁者也語録先是早底意思○饒氏曰命是不將來做事○定字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録斷斷者是能絜

矩娼嫉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是稍不能絜矩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大不能絜矩○通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有容之人於有德有才者好之是好民之所好而其有容也天下之所同好也娼嫉之人於有德有才者沮之是惡民之所好而其娼嫉也亦天下之所同惡也仁人至公無私所以於此娼嫉者深惡而痛絕之慢與過雖知所好惡而未盡好惡之道君子而未仁者也好惡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已治人之術發已

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語録得衆失衆再言善不善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説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饒氏曰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大道乃絜矩之道即上文所謂善也由上文觀之固知得衆則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又必有其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也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修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通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所謂絜矩之

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己有矩之心而發己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乎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横歛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忠信是真實之心道以此得驕泰是虛浮之氣道以此失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通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

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内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饒氏曰前說財者末也更不說財到此又提起說謂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四者不可舉一廢一這便是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定宇陳氏曰務本謂生衆為疾所以開財之源節用謂食寡用舒所以節財之流疾速舒緩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仁者以財發身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是言散財之效如此○饒氏曰財散則民聚此以財發身也財聚則民散此以身發財也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語録上仁下義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只如孝慈則忠一般○方氏曰問如何上仁而下便義曰只是一理在上謂之仁在下謂之義在父謂之慈在子謂之孝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語錄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絜矩所以道以義為利者義以方外

也○孔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别云畜馬乘不察雞豚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饒氏曰此段大意在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蓋古語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絜矩之道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上聲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真氏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為而為之皆義也有為而為之則利也其言愈精且微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為根脚基址方可說上兩節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循序用力自粗至精方可純乎天理也○熊氏曰指用人而言又總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雖以用財用人分為二節其實能用人則能理財不過一道而已○金氏曰國天下之國家天下之家也君

之者長之而已固非其所得私也况可專其利以自私乎○彼為善之上下必有闕文當作彼為不善之小人與下文雖有善者正相對○通曰誠意章曰小人閒居為不善故此章曰彼為不善之小人前後正相應盖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平日已害自家心術所以用之必為天下國家之害也○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恕之事恕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得如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末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絜矩也於好惡不能絜矩者娼嫉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菑必逮夫身曰菑害並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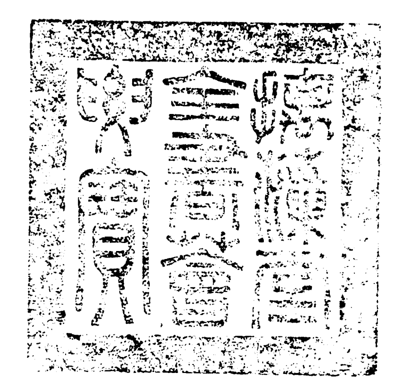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義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通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

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之相授受又以戒學者當以此為先務不可以其近而忽之纔有忽心即是不敬朱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欲學大學者可須臾毫釐之不敬哉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舉人臣洪道濟